

风月总无边

烟火

◆何菲

本埠生活录

寒天不好穿

◆石磊

早春去香港，照例住在湾仔。那块弹丸之地很混搭，旧街陋巷和银行商厦比肩，行色匆匆和人情世故就摊在你面前。在这一带不必装，能穿着人字拖拖猪笼包，却也提醒着你，要有人情味，就一定不能穷。它展露出国际大都会亲切柔和的面相，也使他的居民天然形成处惊不变的心智：你开你的豪车，我饮我9块钱的鸳鸯，一样地道好味，这是我们各自的命运和选择。住在此地大半生的老港甚至不太习惯去尖沙咀，你会从他们的生活方式中感觉到他们对过往记忆的珍惜与惦念。

走在扶梯速度比上海快一倍的香港，心里有点发笑，知道大家都在心知肚明地用心努力着，也不用那么吃重吧。而湾仔的节奏相对还是慢些的。印度纱丽美女，英伦风格的消防龙头，会展中心，旧邮政局，过街天桥，凉茶铺子、潮州排档，标着“苏州大闸蟹”的店招，有风信子买的花店……中西新旧交融的一切在此区域簇拥堆砌，十分湾仔，十分合宜。有轨电车当当驶过，带你回到旧时的上海，只是空气中若有若无的粤剧小调和濡湿的海风提醒你，这是在香港。

想知道自由经济如何运作，一定要去看看湾仔的实体店小，一个个小化妆品店、电器行、手机店客似云来。在零食店，港人磨蹭半天买了几十港元的凉果，店主曰，“计便D

总是想得太多

离别这件事，即便反复经历，到头来却往往潦草慌乱。

三年前与友人作别，重聚不知是何夕。从那张足足坐了一年的茶几前起身，这个平时惯会说笑的人，突然低下头说了一句：“就此拜别。”我慌忙向她欠了欠身，说她抢了我该说的话，然后像逃一般离开她的房间，两分钟后又去敲门，干巴巴地说：“我给你写了一封信。”“嗯，我明天在飞机上读。”每次回忆起这些细节，都会黯然地想：铁齿铜牙俏皮幽默到头来一样都施展不出来，就像一个孩子眼睁睁看着一扇门在眼前轰然关上。

与人匆忙一见，他问我航班的时间，然后大致计算了一下，说：“还剩十几个小时了。”他说徐梵澄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里就有类似的话，后来我找来细读了一下。“先生寂然，静静吸着一支烟，我便停止了说话。过了一会儿，先生开始说：‘在中国没有二十四小时了！’我说：‘是。’……”这么又默然了一些时，我便起身告辞了。

河的第一条岸

卡尔维诺在那本《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专门列了一章，探讨的主题就是“繁复”。在卡尔维诺看来，现代主义小说有一种创造一本百科全书的冲动——正如博尔赫斯所幻想的那样——它野心勃勃地想要复制世界上各种事体、人物和事务之间复杂的关系网。

然而，事实上，繁复绝不是现代主义的专利。在写作卷浩迭繁的庞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的同时，印度建筑师已经学会了如何将一栋建筑物让人望而生畏。那是怎样的一种繁复？当你站在它的面前，抬头仰望着那些栩栩如生的凡人、天神和王，感受着印度巴洛克无与伦比的视觉冲击力，你只能无言。

马杜赖城的米娜克西神庙完成于1623年，据说是为了纪念爱上湿婆神的一位公主而建造的。远远望去，神庙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灰泥雕像，叹为观止。南门塔最高，共九阶，每一阶上都是鲜丽俗艳的人物，

卑你啦”，一旁内地游客出手豪爽，动辄即称了二千多元零食，结算时店主面面无表情地多赠送了两罐腰果糖和一磅西梅。这些年租金上涨，以做本地人生意为主的百佳超市获利空间有限，将被卖盘的谣言不绝于耳，香港人真心不愿看到开在家门口40年的超市消失，不愿承认百佳对李嘉诚不再要紧，更不愿看到香港市场对香港首富来说不再重要。

那些埋藏在湾仔闹市深处的小街道阡陌密布，高低错落，狭窄蜿蜒，两边高楼又直入云霄，实在容易迷路，时常涌现出猪肉冻配烧酱果冻之类莫名其妙的吃食，让你永远期待下一个拐弯又会有什么新玩意。骆克道有许多白天卖五金电器夜晚换妆成酒吧的小店和外表陈旧的老公寓，每户多在六七百尺左右，在寸土寸金的港岛黄金地段已属小康型住宅水准。姨妈在此生活了三十年，70平方米的袖珍三室一厅里没有热空调，只有冷气机，厨房贴着老式马赛克，卧室里塞不下大橱，只容得下五斗橱。她做事、煲汤、饮茶，看股市风向，打上海麻将，知足乐天。从上海的中只角嫁到湾仔，她几乎实现了生活习惯的无缝衔接。这样的楼里，住着许多这样的阿姨，她们的气息是鲍起静+朱咪咪：见多世面、气定神闲、市井家常又柔软硬铮，于是生活便有许多种可能性。

离别

◆戴蓉

先生一直送到大门口，我便鞠躬下去，刚一伸身，先生突然目光辉射，执着我的右手猛然一握，我感到那手力极强。这是以前未曾遇到过的，我吃了一惊，便分别了。”那样冷静节制的告别，却透着当事人心里的热。

在东京的地铁站，已经进了闸机，向站在外面的朋友挥手，她忽然喊了一句：“要过得开心点啊！”我只懂得答一声“好”，随后扭头僵着脖子走了，几乎怀疑自己置身于一部日剧之中。一向对过分的戏剧感手足无措的我，走到二十米开外脸还是烫的。

这一次，终于有人向我快乐地辞行了。咖啡馆里，她把合影细心地镶在原木相框里递给我。那天的空气没有污染，头顶倒悬的玻璃杯上闪着淋漓的水光，桌上淡绿的玻璃瓶里插着小朵菊花，明明是冬天，却像初秋的景象，照片里的人在柔和的光线里笑得正好。

相互不太用力的交情，才能有这样完美的收梢吧。

过分的幻想

◆河西

留着德国人似的大胡子的男性和风情万种的女性分外妖娆，他们千百年来就居住在这石阶上，摆出各种姿势，每一个雕塑都不同，每一个雕塑都似乎是一种鲜活的存在。

类似米娜克西神庙的建筑在印度有二三十座，著名的康达立耶·玛哈迪瓦神庙同样让人目不暇接，几乎是以一种事无巨细的态度，建筑师和工匠设计了一座天国之楼。在建筑的表面上，到处纠缠着难以计数的繁缛的高浮雕人体，女性和密荼那(爱侣)雕像以露骨的性描写著称，那层层叠叠向上的动势，每一个塔顶都显得丰满、敦实，恰似后浪推向前浪，把力量集中在塔顶，仿佛一座火山就要爆发。

太美了。在这些建筑中，印度人对装饰的狂热已经显露无遗。据说，多数的建筑雕刻师原来都是在象牙上做雕刻的，有的可能还做过微雕，他们的空间观念显然和现代建筑师大相径庭。他们的宇宙被缩小了，他

虽说过时腐朽，还是一级钟意古老棉衣。每年深秋一到，手勤脚勤，跑去相熟的裁缝铺子，央师傅做件丝棉背心，卅字团花孔雀蓝，滚缎子细边，丝棉衬得软和，盘花纽扣略松一分，家常衣裳，无需绷得赤紧，宽一分，虚怀若谷，刚刚好。再做件小棉袄，烟灰法兰绒，温暖温存样样有。胸前一排密密扣，拣大粒灰珍珠做扣子，一袄上身，安祥稳妥，十分中年。若是有好人，捧了火烫的糖炒栗子和至清的茉莉花茶来，有这一身烟灰小棉袄，仿佛亦不愧对人家疼你的心思。

寒天穿皮和穿草，亦是深切动人。皮裙皮裤，美是至美，铁血长风，一年到头，只有此时此刻能得这点放纵。可惜，穿皮，太考验身材和气质，轻易实在碰不得。私房衣柜里，有一条深咖啡色皮裙，柔腻轻薄，二十年皮色如新。最最爱伊，是不用服侍。每次出门旅

诗歌口香糖

无题(340) ◆严力

人生总是有一些不知道何时能降落的谜底它们要比UFO靠谱一点

有些社会解决方案常常给面值最高的邮票以最近的距离投递以示对慈善的推崇

风流一下是双方共同组成的假如某一方不这样想就不会是“风流”

表述愿望的语言发展到如今还是有很多人不会用行为说话

当知识打盹的时候脚后跟追忆出便捷的方向封建的传统一步就被继承了

如果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到了27世纪也还是原始当道任何两只觅食的动物都能被看成我和你

土地被一片片规划成商场全世界的故乡越来越相似了

都市专栏

周刊第340期

们极力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制造无限的生命，最终把它视作一根象牙。这些建筑本身的形式并不怎么复杂，然而一旦有了奇思妙想的雕刻，一切都为之改观。拉纳克浦尔的耆那教神庙同样展示用繁复的浮雕制造着神秘。这里有多少位神？有多少种不同的神态？可能根本就没有人心知肚明。

尼赫鲁将印度人的这种繁复的嗜好称之为“过分的幻想”，不知道尼赫鲁的评价是褒是贬。然而，正是这些想象力异常丰富的人写出了两万多卷的佛经，将神话人物演绎到无法穷尽的程度。据说，印度教中有三亿三千万个神祇之多，而且印度的人名又特别长。有人计算了一下，如果两秒钟念一个神名，不吃不喝不睡，还不能换气，这样念下去需要整整20年之久；倘若实行八小时工作制，那就需要60年，看来仅仅只要依靠于把人名念上一遍，就可创造一项全新的基尼斯世界纪录。

行，一定相携而行。任何时候见任何人，箱子里拎出来就能穿，时刻挺括，时刻体面。好衣裳懂得服侍人，需要人服侍的，总是二流衣裳。

再说穿草，草这种衣裳，各种年纪，穿起来都美极。红楼那折琉璃世界白雪红梅，脂粉香娃割腥啖膻，是全书少有的性感媚人。豪门深宅的半大女孩子，雪天里人一件风流狂草，王孙公子争嚼鹿肉，疯成那个样子，真真惹人浮想联翩。妇人穿草，亦是丰盛腴美贵气堂堂。老姬穿草，效果等同一粒天皇巨星祖母绿。穿草的忌讳，是浓妆，除非有梦露麦当娜的丰姿，穿草的时刻，算了，还是不要涂个血盆大口出门。

寒天还喜欢一条裤子，灯芯绒长裤，粗放，宽阔，舒展。浅粉驼亦好，浓绛红亦佳。灯芯绒难弄，洗完晾干，是不会有好绒头的，熨烫更不许，绒头一烫即灭，务必干衣机里滚干，那个绒头，才叫饱满

丰子恺的画意

小学时代的同学

丰子恺 丰一吟(父女/画文)

美食需要说法

手抓羊肉

◆钟洁玲

手抓羊肉让我体会到《水浒传》里梁山好汉“大口喝酒大块吃肉”的那种淋漓畅快！一碟六大块，每一块接近2两，68元，这是在兰州餐厅的价钱。清水煮成，蘸料只有一碟椒盐，用手抓起就吃，这羊肉质细嫩，鲜而不膻，吃完嘴里仍有一股甘香，手上却不肥不腻。成百上千的食客奔此而来。

真正是——清水出羊肉，天然去雕饰。什么样的肉质可以这么牛？

这就是著名的东乡羊。蒙古羊与西藏羊的优秀混血儿。

东乡位于甘肃省中部西南面回族聚居点，正好处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两块大陆接壤既带来了大视野，也带来了干旱少雨的气候。两千多米高的海拔，终年少雨，但高原上却繁花似锦，生长着耐干旱的8千多种牧草，天然无污染。东乡羊好吃并非浪得虚名，依东乡百姓说，那是因为“吃着高原绿色百草，喝着深谷矿泉水，听着豪放婉转的《花儿》长大的”。

东乡手抓羊肉的名气由来已久。早在南北朝时期，这一带的羊就以“枹地羊”闻名于世，有“枹罕赤髓羯羊肉”之说。最好吃的东乡羊是小公羊，这种小公羊以小白蒿

丰厚历久弥新。看看，一条劳工兮兮的灯芯绒长裤，亦有这许多的琐碎讲究。

过年时刻的穿，总是一冬里的华彩。华贵正红，此时此刻，总是家里年纪最长的女性，才有资格穿。一家的芯子，都在这点正红里。夫妇之间，比较钟意一中一西，柔软呼应。夫君西装大衣，贤妻温存棉袄，或者夫君棉袄一袭，贤妻羊毛短裙小皮靴。夫妻二人，双双穿棉袄，很难不土；两两着洋装，又淡了过年的兴致。如今寒天，屋里暖气太盛，穿不得棉裤了，真真可惜。很喜欢，风如怒涛的阴雪天，穿一身绯红的小棉袄小棉裤，立在大玻璃窗前，慢慢看雪，听风。棉袄的软和，棉裤的肥拙，其他衣裳，都没得比。

寒天至难，是叫家里孩子多穿一件。做过母亲的，恐怕人人痛切知道，滴水成冰的日子里，要让孩子多穿一件衣裳，跟休想似的。

以前，一般都只念完小学。至于升中学乃至升大学，就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了。一是要看家中经济情况如何；二是要看本人是否爱读书。这幅画里所画的两个男子，本来是小学时代的同学，可是一个已念到大学，而且是学美术的。你看，他多神气，拿着画板，背着颜料，显然是要去画写生画。而另一位呢，挑着一对粪担。悬殊很大啊！不过，俩人都是一样的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画出来的画是供人民观摩、欣赏，是在精神上为人民服务；而那位挑大粪的，是在生活上为人民服务。说句实惠的话，后者更为重要。人们缺少了观摩、欣赏，还是能生活；没人来挑大粪，一天天积聚下去，可不得了啊！他俩显然知道这意思，所以相见时表情还是那么亲热。

草、百里香、野葱、野蒜等牧草为主食，辅以干草、玉米秆、麦麸等饲料饲养，有的还用东乡出产的“洋芋”——土豆喂羊。等小公羊长到三个月就要阉割，阉割后戴上笼头圈养，当地人称之为“棧羊”。“棧”是控制它的活动范围，并选用洁净优质的饲料饲喂，既保证了羊体内外的洁净，又让羊长得膘肥体壮。这样“棧”上两三个月，羊就可以出栏了。

东乡羊肉是滋补品，以煮熟时肉色乳白为上品，体弱者吃之最为显效，它能补中益气、强筋壮骨，是漫长冬天的御寒美食。

对优质羊的最高明烹法，就是白煮：宰后剥皮，清净内脏，控尽血水，整只羊放入冷水锅里。先是急火猛煮，水沸时打去飘在面上的浮沫，打净了，再下花椒、葱、姜、草果和少量的盐。这时要转为温火，慢煮至熟。把刚熟的整羊捞出来放在干净的笼屉上，晾至微凉，用快刀按不同部位卸成几大块，分脖子、前腿、后腿、肋条、背子、胸岔和羊尾七大部分。在餐厅里，制好的羊肉放置待用，等客人到来，略为加热，即点即切，切成长形小块，佐以椒盐、大蒜、孜然而食。

这其中，最多人抢吃的是肋条部位。